



□ 坊间人

一个人的身份高低,是由他周围的朋友决定的。朋友越多,意味着你的价值越高,对你的事业帮助越大。朋友是你一生不可或缺宝贵财富。因为朋友的激励和相助,你会战无不胜,一往无前。

高处不胜寒,当你事业有成或是成了顶天立地的人物,可以叱咤风云时,内心的你会迫不及待地寻找心灵的依托,情感的港湾。而那最安全,最永久,最可靠的依托与港湾,依然是家,是娘。

不相信因果的人,就会怨天尤人。明白了因果道理,就会知道各有因果莫美人,各有姻缘莫怨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份,不必徒叹,不要彷徨。相信,命运可以由自己来改造。

无论是高雅,还是平凡,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对于幸福的人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因为,幸福源于自己的心因,并不为外在的东西所累。这是一个人修养程度高与低的表现。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对于远远比我们聪明的人,我们不免自惭形秽,其实不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也有自己的长处,通过勤奋,也可以赶上别人。不要害怕自己起步晚、起点低、底子薄;不要因为自己不起眼而悲叹,坚持下去,上苍终会给你一个说法。

我们常常向往诗和远方,却看不到路边的小草芬芳;我们常常渴望纵浪大海,却忽视了身边的点点滴滴也温存;我们常常羡慕别人,一回头,却发现自己也正被别人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不曾发现。

把名利和享受看得淡一点,松松紧绷的神经。看着人生的风景,蓝天、白云、远山、绿地。花开花谢,四季轮回,感受大自然,滋润心灵,梳理思绪,让疲惫的心灵得以放松,会获得一份难得的松弛与宁静。从容、平静,从而张弛有度地去生活。

“懂得”是情感世界中最深情又最深刻的词汇。懂得,就是用我的目光去抚慰你的忧伤;懂得,就是用我的心去体贴你的心;懂得,就是无语地聆听你灵魂的声音。一句“我懂你”,可以融化一座冰山,可以让绝境攀爬出爱的藤蔓,可以让枯萎的心灵开满岁月的鲜花。因为只有“懂得”,才会从容,才会轻松。若你懂得,请珍惜。

低调的人,一辈子像喝茶,水是沸的,心是静的。一几、一壶、一角,浅斟慢品,细细若。视尘世浮华如水雾,缭绕飘散,低调生活,是一种无限的优雅。

学会欣赏自己,每天送微笑给自己,何愁没有人生的快乐。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爱笑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差。

无论这个世界对你怎样,都请你一如既往地努力、勇敢、充满希望。支撑我们变的越来越好的是我们不断进步的才华、修养、品行以及不断的反思和修正。多读书、多出去走走、多感受,到另外的圈子看看,不断提升自己。

心里有阳光,雨天就是一种浪漫;心里下着雨,晴天也有阴霾。人生快乐与否看心情,心情好不好看心态,心态平不平看修炼。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拥有强大的内心,就不是生活左右你,而是你驾驭生活。

□ 摘自《唐诗的读法》有删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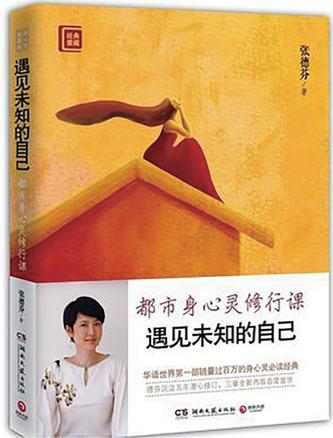
《遇见未知的自己》:如何和自己的情绪相处

凡是抗拒的,都会持续,这些负面情绪就像黑暗一样,你驱散不走它们,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带进光来,光出现了,黑暗就消融了,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遇见未知的自己:都市心灵修行课》是台湾作家张德芬创作的一本以小说为体裁,以心灵修行行为主题的书。本书作者张德芬女士2002年开始,受到启发与指引,辞去高薪工作,专心研修瑜伽以及各类心灵成长课程。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学习了各种不同的心灵成长以及心理治疗方法,并且博览中英文有关著作,透过时时刻刻活在当下以及观察自己的修炼,得到了许多个人成长方面的心得。

故事从“冬天的雨夜,在荒郊野外的山区,一个没有手机,没有汽油的孤单女人”开始。若菱,自名校毕业,拥有令人羡慕的工作,但心中却不时地自问:为什么我不能拥有想要的生活?为什么我不快乐?我该当自己生命的主人?在一个下雨的冬夜,若菱巧遇一位智慧老者,在与智者数度交谈的过程中,她渐渐填补快乐、挫败的心灵缺口,寻回最真实勇敢的自我……

《遇见未知的自己》借助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以小说为题材,用故



书名:《华夏出版社》
作者:张德芬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事这种很浅显的方式,融会贯通了理论与实际,通过心灵修行的观念阐述如何与真我——爱、喜悦及和平重新连接,把怎样开始往内看,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做了个很好的整理,阐述了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底下,其实这是一个很单纯的关系——和自己情绪相处的能力,并表达了生

命成长的蓝图,缩短了茫茫摸索的阶段。全书的主题:爱、喜悦、和平。

现代人面对快速变迁的社会,修养和欲望不成比例,很容易在其中迷失自己。书中的老人其实就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现代人心态的不合适。作者借助“我”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展现了现代都市人的复杂与痛苦,并通过邂逅年老智者的引导,逐步自觉践行身心修行,最终从日益异化的现实困境中走出,寻到最初的自我,实现自我心灵的拯救,求得内心的归宿。小说开头便交代了作者写作的缘由,间接隐喻了现代人陷入迷惑与痛苦的原因:被外在的物质欲望紧紧锁住,而且一直没有发现、重视和改正这样简单错误的逻辑,导致生活越来越糟糕,内心越来越沉重,越发感觉不到现代社会物质极大化带来的乐趣。因此需要进行一次心灵的旅途,寻求一条回家的路,不再被外物所迷惑,该书接下来便讲述了如何在错误的方向上寻求人生的出路,从迷失在尘途中走出来。

主人翁李若菱正是陷入上述简单错误的逻辑中而不自知,生活中遭遇各种不如意,最终引发与老公的争吵而离家出走,邂逅了一位充满智慧的慈祥长者,在老者的交往与引导下,深入探讨:“我是谁”、“我不是谁”、“我们到底要什么”等充满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悬思,并

□ 鸿雁

《唐诗的读法》:一起了解进士文化

进士文化,包括广义的士子文化,在古代当然是很强大的。进士们掌握着道德实践与裁判的权力,审美创造与品鉴的权力,知识传承与忧愁抒发的权力,勾心斗角与政治运作的权力,同情、盘剥百姓与赈济苍生的权力,制造舆论和历史书写的能力。你要想名垂青史就不能得罪那些博学儒雅但有时也可以诬人不上税的进士们。在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出在唐太宗朝官至右丞相的大官僚、大画家、《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的作者阎立本身上。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第九载:“(立本)及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务,恪曾立边功,立本唯善丹青。时人谓《千字文》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言并非宰相器。”类似的叙事亦见唐人刘肃的《大唐新语》。张彦远这里所说的“时人”系指当时的士子们。阎立本曾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以关中饥荒为由放归了国子监的学生们。其背后的原因是:唐初朝廷曾因人才匮乏命国子监学生“明一大经”(《礼记》《左传》)为大经即可补官,但到总章年间已授官过多,而这些官员虽通先师遗训却不长于行政与账目管理,可阎立本又得倚仗中下层文吏来办事,不得不对文吏们有所倾斜。这下就得罪了士子们。此事虽与科举考试无直接关系,但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士子舆论的强大,它甚至能影响到历史的书写。士子们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而阎立本本人,作为贵族,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是走恩荫之途坐上位的官位,这恐怕也是阎立本的麻烦所在。

儒生能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学。所以读圣贤书的士子们埋汰阎立本。对此张彦远评论道:“至于驰誉丹青,才多辅佐,以阎之才识,亦谓厚诬。”唐代玄宗朝还有一个“口蜜腹剑”、恶名垂世的奸相李林甫,宦室,也不是进士出身,也得罪了士子们。

不幸的是,他也是个画家。其父李思诲,画家;伯父李思训更是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人称“大李将军”(他曾官至左羽林大将军、右



书名:《唐诗的读法》
作者:西川
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

武卫大将军);而李思训之子、被称作“小李将军”、官职太子中舍的画家李昭道乃其从弟。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说:“余曾见其(指李林甫)画迹,甚佳,山水小类李中舍也。”这与北宋欧阳修等合撰的《新唐书·李林甫传》所称“林甫无学术,发言陋拙,闻者窃笑”之语似有不同。天宝三年(744年)贺知章告老还乡,李林甫作《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诗曰:

挂冠知止足,岂独汉疏贤。
入道求真侣,辞恩访列仙。
睿文含日月,宸翰动云烟。
鹤驾吴乡远,遥遥南斗边。

这不是什么好诗,但比士子们的一般作品也差不了太多。唐天宝六年(747年),玄宗诏令制举:通一艺者诣京应试。在这位画艺“甚佳”、被赞誉为“兴中唯白云,身外即丹青”的李林甫的操纵下,竟无一一人被录取,还上奏说“野无遗贤”。这样,他就狠狠地招惹了士子、进士们,他“奸相”的名头就算定下来了,无可挽回了。除了唐朝的宗室贵族对新兴的进士集团心存警惕,源自两晋、北朝崇尚经学、注重礼法的山东旧

族对进士集团也持有负面看法,认为后者才放浪,浮华无根。这成为中唐以后持续五十年的牛李党争的原因之一。大体说来,牛僧孺的牛党是进士党,李德裕的李党是代表古老价值观的士族党。这是陈寅恪的看法。

但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唐以后的中国精英文化实际上就是一套进士文化。今人亦有热衷于恢复乡绅文化者,但乡绅文化实属进士文化的下端,跟贵族李林甫、阎立本没什么关系。如果当代诗人们或者普通读者们一门心思要向中国古典情怀看齐,那么大家十有八九是一头扎进了进士情怀。丰富的中国古典诗歌在今天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但在它们被写出来、吟出来的时刻它们可不是遗产。它们的作者们自有他们的当代生活。它们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代风尚、历史逻辑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我们没有必要为它们梳妆打扮,剪枝去叶。真正进入进士文化在今天并不那么容易:没有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史记》《汉书》的熟悉,虽有人列之心却没有智识的台阶可上。

古诗用典,客观上就是要将你排除在外的,因为你没有受过训练你就读不懂。你书房、案头若不备几部庞大的类书,你怎么用典,怎么写古体诗啊!而你若写古体诗不用典,你怎么防止你写下的不是顺口溜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诗写作中包含了不同于贵族等级制度的智识等级制度。它其实并不主要对公众说话,它是同等智识、相似趣味的士子、进士们之间的私人交流。即使白居易悯农,他也主要是说给元稹、刘禹锡听的,然后再传播给其他读书人,或者皇帝也包含在内。即使没文化的老太太能听懂白居易浅白的诗歌,浅白的白居易也并不真正在乎在老太太们中间获得铁杆粉丝团。他是官僚地主。他在从杭州寄给元稹的诗中自况:“上马复呼宾,湖边景气新。管弦三数事,骑从十余人。”自杭州刺史任上离职后他在洛阳营造的宅园占地17亩。白居易是居高临下的人。他诗歌中的日常有限性、私人叙事性、士大夫趣味、颓靡中的快意、虚无中的豁达,根本不是当代人薄弱的励志正能量贺卡填词。

同样,不能因为李白写了通俗如大白话的“床前明月光”,我们就想当然地以为李白是可以被我们随意拉到身边来的。虽说李白得以被玄宗皇帝召见是走了吴筠、元丹丘、司马承祯、玉真公主这样一条道士捷径,但李白在《古风·其一》的结尾处说:“我志在闲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失,绝笔于获麟。”他这里用的是孔夫子以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作为《春秋》结束的典故。所以,李白虽以布衣干公卿,为人飞扬跋扈,但儒家文化依然管理着他,他依然属于士文化。

李白为什么没有参加进士考试呢?可能的原因是,他没有资格参加。按照唐朝的取士、选官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大唐六典·户部》),刑家之子也不得参加考试(《新唐书·选举志下》)。李白的家族大概和这些事都沾边。

今人都知道“穿越”这个词,但当你穿越到古代,会发现古人对诗歌、诗人同行的态度迥然不同于今人。据说柳宗元在收到韩愈寄来的诗后,要先以蔷薇露灌手,然后薰以玉蕤香,然后才展读。古人并不举办我们在今天搞的这种诗歌朗诵会,古人读诗时也不会美声发音,古人也没有电视所以不可能在电视台的演播厅里做配乐诗歌朗诵。古代有“黔首”的概念,但没有“大众”的概念。

很遗憾,除了在清末,士子们与源自西方的“进步”历史观无缘,所以进士诗人们并不以为诗歌可以将他们带向未来。明代以来,他们甚至也不想把诗歌带向哪里,而是乐于被诗歌带向某个地方——家乡、田园、温柔乡、青楼、帝都、山川河流,或者过去的远方如废墟、古战场等等。所谓不把诗歌带向哪里是指:他们不考虑在创造的对诗歌本身进行多大改造。他们不改造诗歌的形式,不发明诗歌的写法,而是进入类似19世纪英国浪漫派有些唯美的诗人约翰·济慈所谓的“消极状态”,被一种“零状态”的、永恒的、自然的、农业的诗意以及现成的修辞方式和诗歌形式带向某个地方。

□ 摘自《唐诗的读法》有删选